

绘图 钱新明



父亲的采茶剧团

□郝贵良

小时候,我是在村里戏班子里长大的。

戏班人不多,最多的时候不超过15个,全姓郝。初冬时节农闲了,戏班子的演员白天各忙各的,晚饭后至到我家。我在房间写作业,他们在客厅排戏,二胡抑扬顿挫地响,木鱼笃笃笃地敲,演员咿咿呀呀地唱,要练到午夜12点。母亲是热心的服务员,一吃好晚饭,要求我们烧好炉火,灌好热水,摆好竹椅和木凳,静候左邻右舍来听戏。住在我家隔壁的韦裁缝,白天上门做裁缝,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唱着新听来的曲子,“嗒嗒嗒”的机铃声伴随着他抑扬顿挫的哼唱,满屋子都弥漫着赣东采茶剧的韵味。

父亲没上过学,认识的一箩筐字,还是从扫盲班学来的。但是他算盘打得好,毛笔字写得比我好,我一直不明白,这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咿咿呀呀的唱词,他是怎么弄来的。父亲记性好,爱追问,肯琢磨,有耐心,在编剧和导演上,他几乎是个天才,糅合了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剧种,先后排练了《追鱼》《天仙配》《金钗记》《毛洪记》《珍珠塔》《梁祝记》《牡丹亭》等二十多个戏剧。有声音婉转的唱腔,有辞采华茂的戏词,反映的内容无不弘扬正义,鞭挞丑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夏夜星空,凉风习习,这是父亲在前岗上看瓜,教我唱《西厢记》留下的最美戏词。

戏排好了,就要上台表演。腊月里,村民娱乐生活单调,看戏是一大乐趣。一个公社有好几个戏班子,山杨队、樟坊队、麻田队,一入冬,都要拉出来汇演。最好的奖杯是观众的口碑,每年汇演,荷塘村的戏班子都能赢得观众的喜爱。有一年在桃园队的仓库里演《珍珠塔》,周边村庄的村民都赶来,将偌大的仓库挤得水泄不通。我个子小,看到的全是人头,只好顺着墙根的立柱,爬到横梁上,以一种“一览众山小”的姿态看戏。

《珍珠塔》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前朝相国后裔方卿遭奸人陷害,应试前去襄阳姑母家借钱,不料姑母一口回绝,还凌辱方卿。方卿含恨出

走,其表姐陈翠娥假托送点心给方卿之母杨氏,内藏珍珠塔,暗表芳心。姑父陈御史赏识方卿,将女儿陈翠娥许配方卿为妻。方卿夜走黄州道,失足落水,珍珠塔失落古庙,陈翠娥一病不起。方卿被人搭救后冒名赶考,连中三元,奉旨完婚。想到当年受姑母势利之事,方卿假扮道士,戏弄姑母……

那时没有电,用的是气灯,艸白的汽灯发出明亮的光,照着用松木板搭建的戏台。戏台上,演员们使尽浑身解数,既把方卿和翠娥的男女渴慕之情,演得缠缠绵绵,令人爱意顿生;又把方卿戏姑母演到极致,忽而青云直上,忽而一落千丈,让姑母忽而奉承拍马,大摆酒宴;忽而横眉竖眼,奉唱道情。一波三折,嬉笑怒骂,令人捧腹,让我明白:做人不能嫌贫爱富,更不能瞧不起人。我从小就喜欢戏剧,就在于它具有无穷魅力:不给观众讲大道理,而是用故事传播传统文化,悄无声息地对观众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和因果教育。

最好听的是哭戏。上演《窦娥冤》时,兰芳哥扮演窦娥,跪在戏台的一角,诉说自己遭遇的冤情。假戏真做,他把台下的观众视作戏中的路人,筹集进京申诉冤情的路费,泪眼婆娑,哀恸不已。台下观众听得泪眼汪汪,慷慨解囊,把赏钱传到戏台上。父亲是个报幕人,收到赏钱后,对着台下大声喊道:“谢谢这位老哥赏钱5元,祝您家财万贯!”“谢谢这位老伯赏钱8元,祝您健康长寿!”被通报的赏钱人一时成为全场的焦点,抱拳以示愿意资助窦娥进京冤。

也有角色狠的,被父亲点到名,故意迟迟不给赏钱,直到兰芳哥跪得脚发麻,哭得泪眼婆娑,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投几个赏钱。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兰芳哥有时走不出台上的戏,借着戏中人的悲惨遭遇哭诉着自己的人生。早些年,兰芳哥被划为地主家庭,万贯家财被抢,百亩农田被分,无数房屋被占,大冬天被当权派赶出家门,冷得瑟瑟发抖。想起小时候受尽的苦难和折磨,兰芳哥哭得更加伤心,泪如泉涌,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

戏班子要生存,外出唱戏赚钱是必须的。父亲负责联系业务,正月初

二一大早,就领着戏班子外出。父亲好结交朋友,认识山村里的很多队长和大队书记,外出办事,他们都争着请父亲吃饭。母亲常说,我们三兄弟的朋友圈,加起来不及我父亲的一根脚趾头。正月里,山里人娱乐少,都盼着父亲送戏去。父亲的剧团很受欢迎,通常晚上在这个村唱戏,第二天一大早,装戏服和道具的箱子就被下一村的村民挑走了。有时没有协调好,村与村之间还为此闹矛盾。为此,不好喝酒的父亲在下一村的接待酒席上,总要自罚三杯,以表歉意。

山里人请戏,有的是集体买单,一唱好几天。有的是村民过生日,办喜事,戏班子还没到,戏台子早就在祠堂搭好。遇到好热闹的发财人家,亲戚朋友聚在一起,要连看三天戏。戏班子十几个人,睡觉分摊到各家,吃饭则留在主家,主家淳朴而热情,好酒好菜招待。整整一个正月,父亲带着戏班子都在外忙碌,直到开春了,地里要忙碌,才打道回村。山里人喜欢看戏,路过那些没有唱到戏的村庄,被村民抓住箱子不放,要约好明年正月早点来,才肯撒手放行。父亲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山里人养成了看戏的习惯,正月里看不到荷塘村的戏班子,过年都没味道。”

父亲是戏班的首创者,戏班刚组建时没有本钱,他与几个志愿者远到百里之外的谷岗山上砍毛竹。寒冬腊月,朔风凛然,山道弯弯,他们带着干粮,在山上吃住五天,才攒到购买戏服的第一桶金。我一直崇拜父亲的为人处世,无论是带着村民开山种树建林场,还是筑路挖沟修水库,抑或是组建戏班添置道具,他都有一股干事创业的狠劲。之后走村串巷唱戏有收入,大家都说要把赚到的钱全分了,只有父亲坚决反对,最终说服大家,留出一部分钱,为戏班添置了戏服、头饰、乐器等配套设备。

有一件事挺有意思的。父亲联络唱戏的上岭村,地处芙蓉山麓,交通很不方便,只有一条机耕路进出。村里有个当兵的小伙子,看戏时喜欢上了唱小旦的春兰表姐,两人鸿雁传书,退伍后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后来,春兰表姐要把我二姐介绍村里

一个做木工的小伙子,征求我父亲的意见。父亲说:“那小伙子我认识,进村唱戏时,我和他爷爷睡一块儿,他父亲还做过代课教师,是个好人家。”小伙子后来和我二姐一见钟情,互生爱慕。之后结婚30多年,我从没看见他们红过脸。一出戏生出两对好姻缘,这是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小小戏班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我大姐和春兰表姐高中毕业后加入戏班,一直是台上的角。两人天生丽质,嗓音清脆,自然拥有很多戏迷。老万叔个不高,人机灵,演的小丑,一出场就惹人笑。老迪仔叔演黑脸包公,声腔如雷,一身正气,一张嘴就赢得掌声。二仔、友发仔和小迪仔叔扮演小生,火根、兰仔哥扮演老生,无论是书生气十足的少年,还是中途落魄的文人,抑或是娇憨驸马,都演得淋漓尽致。富公子伯伯反串老姬,头上戴着老式绣花黑帽,身穿开襟黑衣,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活像一个肚子里装满故事的媒婆,上场的人气绝不亚于连续21年上春晚的“小品之王”赵本山。人手不够时,父亲也临时上场,他公鸭嗓子,唱不好戏,演一些没有唱词的衙役,有时故意把帽子戴反,惹得台下哈哈大笑。父亲自嘲,“能抓住观众的心,能逗观众发笑,就是好演员。”

幕后的剧组人员也有真本事,个个都是民间艺术家。供贵叔一人负责一锣一鼓一铍一木鱼,混响的时候击打得如千军万马袭来,单响的时候敲得如钢珠落地,清脆入耳,一张一弛,韵味十足。坑仔叔和富公子伯伯拉的二胡,或如泣如诉,流露内心,袅袅余音不绝于耳;或深沉有力,叩动心扉,感慨命运多舛,造化弄人;或荡气回肠,扣人心弦,给人自强不息的力量。

可惜的是,随着演员的年龄越来越大,继承人越来越少,戏班子慢慢不上台唱戏了。过年看不到采茶戏,村民一个个喜欢打麻将、玩纸牌。一年年过去,年味淡了,亲情疏了,人与人的距离也远了。后来,随着父亲、兰芳哥和富公子伯伯的先后病逝,戏班子好像抽走了筋、掏空了心、压断了骨,名存实亡,只留下一缕绕耳不绝的袅袅余音,留在我醇香的乡愁里。

布衣传家风

□严世进

边看她纺纱纺线,还不时地帮她拿拿接接,当个小助手。母亲纺线干净利落,只见她装好纱锭,把棉条捻成一条细线缠在纱锭上,右手开始摇着纺车轮子,纱锭随即呼呼转动起来,母亲慢慢用左手虚着的三个手指将棉条不紧不松地捏住并匀速向后抬起,粗细均匀的棉线汩汩而出,有序地流向旋转的纺锤。本村织布工匠张师傅,逢人便夸奖我母亲纺的纱全村最好,织的布最平整丝滑。一到腊月,母亲就忙碌起来,给全家老小七八个人,每人做一些棉衣、棉裤、褂子之类的。大年初一,我们全家人都换上新衣服,虽然是清一色的土布衣,新的就是一种享受,新的就是一种快乐。真应了那句老话,“布衣得暖四季春,草堂能安全家福”。

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只要是星期天,母亲总会带我下地干活。跟着母亲,我学会了摘花生、秧山芋、掰玉米、起秧栽秧、拔麦打谷等好多农活。秋天棉花收获的季节,母亲带我去摘棉花,站在田头一眼望去,深绿的叶,粉红的花,紫色的桃,雪白的棉,田间劳作的人们仿佛置身在白色的浪花里,妇女们张家长李家短,叽喳喳笑哈哈,劳动之美,劳动之乐,不言而喻。再看看母亲那一身,土布印花头巾,对襟深蓝褂子,藏青裤子,腰上系着土布围裙,那双灵巧的双手有节奏不停地上下翻飞,仿佛在棉杆儿上方弹着无声的钢琴,不一会儿就采摘一大捧雪白的棉花放进围兜里,俄顷又会将满兜的棉花倒进一个大大的竹篮里。母亲一边时不时地示范,一边告诉我,棉花什么时候播种、施肥,什么时候除草、治虫。儿时在母亲身旁边嬉戏边劳动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们家在二三十年代,曾两次

遭遇火灾,片瓦不留,祖父积劳成疾、因病去世,留下一屁股债。我父亲的四个弟妹年纪都很小,他是老大,因生活所迫,14岁就到上海学徒打工。母亲嫁给我父亲时,家里只有三间草房。作为长嫂的她,坚强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风里来雨里去,不知吃了多少苦。但是母亲乐观开朗,总是笑呵呵的,田地里,常常人没到笑声就到了,邻里乡亲都说她是个“笑宝儿”。母亲目不识丁,但通情达理,邻里大事小事都愿意跟她商量,有什么困难,只要找到母亲,她总是倾囊相助,一勺油、一碗面、一瓢糝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帮助人家,有时还叫我们主动送上门。长大以后,我才明白,妈妈的笑是战胜困难的勇气,是笑对人生的一种态度。人教人,不一定成功,但事教人一次就能让你铭心刻骨。母亲总是用他的身体力行示范家人,用她的实际行动让我们去体验去领悟勤劳、朴素、节俭和乐观的为人处世风格,她留下的良好家风,成了我们终身引以为傲的宝贵财富。

时光很快来到1976年深秋,有一天我正准备出门,听到门外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响,“这是严世进的家吗?恭喜你呀,你被南京大学录取了,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我三步并作两步,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翻了又翻,看了又看。父亲母亲可高兴了,一个穿布衣长大的孩子,终于有了出头的日子。准备去学校报到的日子里,父亲母亲起早贪黑,挖空心思,为我置办生活用品。父亲把猪、鸡卖了,东拼西凑,凑足了学费;母亲把父亲年轻时穿的一件学生装翻了一下新,还给我做了一条藏青的土布裤子和一件夏布短袖衬衫。

父亲帮我买了一件浅灰色的中山装和一件的确良白衬衫,报到的前一天晚上,他们非要我穿给他们看一看。第一次穿上这么好的衣服,还真有点不自然。母亲在我身边转了一圈又一圈,一会儿拎拎裤腰、拉拉裤腿,一会儿系系纽扣、整整衣领,一会儿摸摸我的脸颊,拉拉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这孩子长大了,该出门了,妈这一辈子没文化,你可要好好学习呀。”父亲把一支跟随他多年的钢笔插到我的上衣口袋里,拍拍我的肩膀说:“儿子你要记住一句话,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做王侯……”大学期间,每当我穿上一身土布衣服行走在校园时,城里的同学都投来惊奇的目光:“这裤子是不是一种新型的毛料?这衣服是不是什么麻?”我说:“这是我母亲用棉花、粗麻,经过纺织、染好多工序亲手为我做的。”没有鄙视、没有奚落,同学们敬佩我的母亲勤劳手巧,也敬佩我的朴实低调。记得一位同学还打趣说:“纯手工织布太好了,叫你母亲也帮我做一件。”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去往学校的深秋日子。大队书记、生产队队长、会计带着搪瓷洗脸盆、搪瓷茶杯、毛巾、棉布褥单,和父亲母亲一同面带笑容抹泪相送。在太阳刚刚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我背着一蛇皮袋的行装,手里拎着一个旧木箱,带着亲人和乡亲们嘱托,带着梦想,带着父亲“报答公家”的希望,带着母亲言传身教的勤劳朴实家风,走上了求学之路。

从那以后,无论是在校学习,还是后来参加工作提拔到领导岗位,家风始终影响着我,教育并鼓舞着我。“布衣暖,菜羹香,读书滋味长,人生在世,布衣饭菜,可乐终身。”其实,最平凡的生活,朴素布衣也能活出从容和潇洒。

江海新韵



民歌里的爱情

□晓川

◎羌家的火塘

羌家村寨的宁静与寒冽
被山猪的嚎叫划破
山坳里慢慢升腾起的炊烟
在阳光下沐浴了温暖的顏色

殷明亮

◎哨多哩

为了你
我愿停止歌唱
然而,我不能

碉楼在寨中高耸立

片石、泥土和木头
构成的羌寨,人民在土地上
生息繁衍,披星戴月

为了你
我愿停止思索
然而,我不能

芭谷早就垒起来了

阿爸的面庞
已染上大地般深沉的紅色
和阳光般明丽的黃色

为了你

我愿抛弃世间的一切
然而,我不能

熊熊的篝火,朦胧的月色
倾泻在山寨的每一个角落
清冽的美酒,甜蜜的祝酒歌
伴随着阿妹浓浓的情意

望着你离去的背影
多想对你说一声我爱你
然而,我不能

羊皮鼓敲起来了

美丽的少女跳起热情的莎

仿佛星星之间的轨迹
我们如此靠近
却永远无法重叠

朗舞

“火塘的火哟,为什么格外

明亮?
青稞酿酒,为什么格外醇香?”

山谷中哀怨的笛声
吹绿一树的杨柳
吹裂一生的相思

火塘里的木炭把阿妹的脸

映得通红
袅袅的青烟熏得我泪流满

但愿在下一个轮回
隔着丝丝雨帘
我能够听到你的呢喃

面:

“二月休把棉衣撤,
三月里还有梨花雪。”

想起大榕树下
星星般撒落的傣家竹楼

◎泸沽湖畔

像清澈的眼睛
像纯洁的梦境
泸沽湖畔的月亮
寂静无声

手挽手的棕榈
庇荫着缠绵而幽静的小径
肩挨肩的楼榭
氤氲着羽毛般轻盈的烟岚

曾经柔情似水

曾经笛声悠扬
曾来风铃转
妹藏木门旁

糯米香的炊烟
在村寨里袅袅升起
太阳般炽烈的竹筒酒
像流淌在记忆里的歌

镰刀砍断楼前棘

腊肉哄得犬不狂
今晚的阿注
花楼挂帽

深情的葫芦笙
如溪水般潺潺流淌
忧郁而婉约的箫声
让我浮想联翩魂不守舍

看云儿漫飞

看柳絮飘散
一树春花一岸语
一池碧水一叶舟

竹楼里的好姑娘
今夜你将为谁打开窗户
风情万种的孔雀舞
唤醒我内心深处的诱惑

月光洒下来

风儿在群山行走
多情的阿夏啊
今晚就是我的月亮

古老的菩提树
蕴含着参不透的禅机
月光下的凤尾竹
轻柔美丽像绿色的雾

◎蝴蝶泉边

夜幕降临的时候
踏着隐约的歌声
我来到蝴蝶泉边

这是一幅简洁的素描
这是一幅散淡的水墨
迷途于这灼热的沃土
我深陷大地的腹部难以拔出

风吹过静谧的湖面

露珠在叶儿上轻轻地跳动
偶尔会沾湿了我的头发

◎月光下的凤尾竹

在皎洁的月光下
在高高的凤尾竹旁
今夜的阿妹在等待情郎

白云衬托着雪山

在淡淡地飘动
将歌声带到遥远的地方

夜色染黑长长的头发
清风吹动心爱的衣裳
阿哥啊,你是否已过了河塘

有心撒网莫怕水

有心摘花莫怕刺
蝴蝶泉边有梳妆的姑娘

竹楼旁有凤凰花开
竹楼上有阿妹银镯叮当
阿哥啊,你莫走错了地方

荡漾着清澈湖水的泉啊

比苍山的雪更明
比洱海的月更亮

竹楼旁有月光闪烁
竹楼上有米酒飘香
阿哥啊,可知道阿妹望眼

我在泉边静静地眺望

翩翩飞舞的蝶
伴我追回梦境般的时光

欲穿

鹅黄色的裙子

初恋的花朵
浸润得十八岁的天空春天

月影在波光中荡漾
心儿飞出凤尾竹旁
阿妹啊,正等着阿哥把芦
笙吹响

